

有女如斯

李素芹◎著



有女如斯

李素芹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女如斯/李素琴著.
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4.5

ISBN 978-7-216-08132-0

I. 有… II. 李… III. 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7855号

出品人:袁定坤

责任部门:文史古籍分社

责任编辑:熊昕绘

封面设计:董 昀

责任校对:万山红

责任印制:杜义平

法律顾问:王在刚

出版发行:湖北人民出版社

印刷: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1/32

版次:2014年5月第1版

字数:176千字

书号:ISBN 978-7-216-08132-0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

邮编:430070

印张:6.75

印次: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插页:4

定价:18.00元

本社网址: 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本社旗舰店: <http://hbrmcbs.tmall.com>

读者服务部电话: 027-87679656

投诉举报电话: 027-87679757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由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

一、亲情 / 1

家有省心女 / 2

红柿子 / 6

诗意走过的父亲 / 9

妈妈的脉搏 / 12

老公如药 / 17

丫儿艺考日记(节选) / 20

说“年” / 39

姊妹 / 43

大姑姐 / 47

孙女兜兜 / 49

二、学习 / 53

师说 / 54

学生生活系列 / 56

那些花儿 / 76

覆满落叶的山径 / 78

乐游校园 / 80

阅读 / 82

“上是中国同” / 86

请讲普通话 / 88

三、生活 / 91

麻辣厨娘 / 92

纸上挥勺,字里调味 / 94

柴 / 99

茶 / 101

米的故事 / 103

鸡蛋 / 106

上善若水 / 109

火锅 / 111

便当 / 113

酒这东西 / 115

酒段 / 118

话说幸福 / 120

冷眼看婚姻 / 123

婚姻自由:一个伪命题 / 125

姑娘婆婆儿大爷家 / 127

旧物传说 / 129

新衣旧衣 / 133

“嗑哇子” / 136

痒 / 138

雨 / 140

自行车 / 142

女汉子草图 / 145

双肩背 / 147

洗衣 / 150

暑热难耐 / 153

睡眠 / 155

学会选择 / 157

四、休闲 / 159

唱歌 / 160

交流 / 162

通讯发展史 / 165

晒网名 / 169

宫	/ 171
沙“粉”	/ 173
瓶子控	/ 175
生命在于运动	/ 177
东篱南山	/ 180
户外的诱惑	/ 182
走吧？行啊！	/ 184
姜叉子	/ 187
好奇	/ 188
管窥香港	/ 190
周	/ 192
北京水景小游	/ 193
广西游记	/ 195
二游云南	/ 202
西安印象	/ 206
交换空间	/ 208
后记	/ 210

有女如斯

一、亲 情



家有省心女

回想这半生，遇到了很多苦和难，但幸运之事也不少，如在缺吃少穿的年代能够顽强地活下来，读初中时没有被常发洪水的河流冲走，一个乡下的贫穷家庭能供养我这样一个女孩子读上大学，高中碰到一群好老师，大学时遇到后来升格为老公的同学，在“从哪里来回哪里去”的毕业分配原则下，竟然没有与另一省的他天各一方，刚参加工作就有了避风之所，结婚时就有了两间平房，经历了多种工作岗位的锻炼以及改革洗礼，考大学、硕士和博士都是一次成功，评副高、正高级职称也没有“一而再”，现在仍能不时和过去的同事聚会交流，在各阶段同学中都有不错的人缘……

但最幸运的是有一个特别的女儿——家有省心女，真的好安逸。

挺大肚子的那段日子住在单位的筒子楼里，一进楼梯口就反胃，食欲很差，什么都吃不下，但到第七个月的时候想吃酸的了，老公调侃地说“晚了”——他是家里的长子，想要个男孩的心愿很正常。但生下女儿后，快六十岁的婆婆用我完全听不懂的湘乡话比划着说“生男生女都一样”。女儿的预产期是腊月三十，白天平静地度过，初一凌晨四点开始有了反应，我暗想，难道要生出一个富贵“元春”吗？初二凌晨，护士告诉疲惫的我：“好大的眼睛！好漂亮的女孩！”我妈妈正月初五才从老家赶来，听说女儿的出生时刻后，高兴地说“女儿要子(时)不得子(时)，好命！”

天冷,刚出生的女儿在温箱里躺了两天。老公一次次地贴在温室的玻璃门上,向陌生而又熟悉的女儿张望。两天后,护士终于把女儿抱到我的被窝里来了。我们检查她的每一个部件,一个都不缺,也一个都不多;我们检查她的每一寸肌肤,完整无暇、红润光洁、吹弹可破。生子后身体的条件反射很快带来了既方便又省钱的母乳,老公不必每天晚上从热被窝中爬出来受冻冲奶,女儿也不可能被不适宜的奶温伤害,我甚至还有多余的乳汁给女儿随时洗脸,时时滋养她本来就娇好的皮肤。在她十个月大的时候,我只用了两天时间就给她断了奶,连保姆都不敢相信,因为其他孩子的断奶都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,我妈妈那一辈人甚至不得不往奶头上涂辣椒水或某些植物的苦汁。

女儿慢慢长大,从会笑到会说话,从会爬到会走,穿着我亲手做的小花裙,忽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。一次,我带她在校园里散步,一个突然回头的大学生情不自禁地说:“哇,好漂亮的小女孩!”

女儿从小就不挑食,胃口也不错,在幼儿园午餐能吃下八个饺子,在家吃排骨则经常把啃出来的仔排整齐地摆成一溜。

幼儿园和小学都是大学附属的,就在校园里,女儿先是坐在我们自行车的小竹椅里,后来自己骑红色的小自行车。初中是大学统一对口的,上学放学都坐大学的接送车,车站就在楼下,只是偶尔放学晚时要到公汽站接她。高一、高二寄宿,一周只需送一次饭,给她改善伙食。几个要好的同学家长轮流,这样孩子们每周都能吃上好几顿家里的饭菜。高三改为走读,女儿和我们都起早贪黑,还因为学美术在外颠沛备考了几个月。但即使将这些辛苦加起来,还是比其他孩子家长的辛苦总量少了许多。

女儿是高二开始改习美术的。每天下午的两节自习课和周末的半天去画室,其余时间和其他同学一起上文化课。在北京参加考前培训的时候,带队老师说,女儿比别的孩子少学好几年美术,基本功差很多,考上××大学只能盼望奇迹出现。但女儿真的创造了这个奇迹,还是以非常不错的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,让我觉得幸运之神就像她上

世或来世的孪生姐妹，在她十七岁的那年春天温柔地陪伴着她。

女儿一直是我和老公亲自带，没有老人娇惯，也可能本来体质就好，她很少生病。现在即使感冒，一般硬抗两天也会自己痊愈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女儿只在一岁多时打过一次吊瓶，那还是因为暑假回老家，烧煤的绿皮车在枝柳线上穿过一个接一个的山洞，洞里洞外温差太大，且滞留的煤烟涌进车厢造成的。看着针头从女儿的额头扎下去，我的心一阵颤抖，不过，打了一天针，烧就退下来了。读小学时，女儿在我办公室外的水泥沟沿上磕破过后脑勺；七八岁时在老家过年，撞翻了狗骨头盆，被狗咬伤过脚踝。但这都只算是小灾。

二十岁以前，女儿不喜欢穿裙子，先是牛仔裤、板鞋，后来是短裤、木屐。长成大姑娘后，才有了几条小裙子。女儿不太爱买衣服，也不在乎品牌，只要自己喜欢的式样。

小时候的女儿很胆小，只一人多高的幼儿园滑梯都不敢独自上去。但读大学时，在复杂的北京反而变得泼辣起来。大学的第一个寒假，请外校的同学帮忙买了加班火车票，凌晨一点的车，她一个人提前去不熟悉的北京西站，在春运高峰的西站外独自待了好几个小时——在肯德基坐到打烊，然后在站外的天桥上找了个明亮处，短信告诉我“附近有个保安哥哥，很安全”。我第一次去北京看她，她先在地图上细心找到宾馆的位置，再一路寻来，眉飞色舞地讲军训时如何在军营的水房里打死一条蛇。话匣子关不住，快十二点了还不让我睡。等躺下又不让我背对着她，说那样太像 Kappa 的商标。第二次去看她，是她提前帮我订好宾馆，然后在东直门公汽总站接的我。第三次，由于是晚班飞机，我让她先去我电话预订的宾馆等我。带的现金不够预付款，她竟然说服前台让她进了房间。

因为学设计，经常要跟木板、胶水、布、纸板、泥巴、涂料打交道，女儿变成了一个多面手——会做简单的小木工；会刷墙补洞；会剪裁简单的衣服，甚至和同学合作做了一件和服。电脑是学艺术设计的学生的基本工作平台，女儿的电脑操作能力很强，PS 技术很好，在小组作

一、亲情

业中总是充当图像处理的角色。

女大十八变,儿大不由娘。比较起来,个性特别的 90 后女儿总是惹人喜爱的省心一族。

(成文于 2011 年)

红柿子

秋雨淅沥。

清晨，我吻过熟睡中五岁的女儿，回乡探望我年近七旬的父母。

挤下长途汽车，飘着泥土芳香的潮湿空气一下子使我从昏沉中清醒。

走在故乡的山路上，两边的绿草已经枯黄，野菊花也只零零落落地耷拉着，只有高高的松树和杉树，仍然呈现出葱郁的绿。田野里的庄稼已收割完毕，就连秸秆也割得干干净净，褐色的泥土在雨的滋润下像汪着油，不再显出往日的贫瘠。

走过一里多山路，在斜斜的坡地中间，赫赫立着两株高大的柿树，上面挂着许多红柿子。风已将树叶吹得一片不留，树身也早已斑驳不堪。只有那满树的柿子又大又红，在这原本单调的乡间，成为人得油画风景。

又走了二十多分钟，终于到家了。因为下雨的缘故，爸爸妈妈都在家。看见我回来，他们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妈妈问我吃不吃这，吃不吃那，其中就有柿子。听说有柿子，我马上就说吃。妈妈上楼捡了一大盘下来，个儿可真大呀！我给他们一人挑了一个，自己也拿起一个剥开，慢慢地吸吮。熟透的柿子，刚入口很甜，但过后仍有一丝微微的涩，不过这涩不会让你蹙眉，只会让你回味入口时的甜。我一边吃，一边问家里哪来的柿子。爸爸骄傲地说是他前年嫁接的，本来嫁接了

很多,但只成活了五六棵,树都不大,今年也只收了二百多个柿子。

我说我和女儿都喜欢吃柿子,还告诉他们,城里的柿子要卖七八毛钱一个。

“这么贵?我们这儿才五分钱一个!”爸爸很惊讶。

我笑着说:“那您多嫁接一些柿子树,来年柿子丰收了,我来帮您卖,叫您当一回老柿子专业户。”

在拉家常的说说笑笑中,一天很快过去了。我告诉他们,我只是回来看一下,没有时间多陪伴他们,明天吃了早饭就走。

晚上,我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,妈妈把我的脚抱在胸口,我也赶紧学着她,捂着她们枯干的双脚。

我们说话一直到深夜一点多。不知是兴奋还是心酸,或是择床,我一夜无眠。

天刚亮,妈妈就起了床。我说不用起来那么早,她只淡淡地说“习惯了”,就里里外外地忙活开了。

吃过早饭,妈妈也没有过多地挽留我。只是说我难得回来一次,每次又总是匆匆忙忙的,春节最好全家一起回来过,我说好。他们又像往常一样,拿出很多土产让我带给女儿和老公,其他的东西我都没要,只装了满满一包柿子,四十多个,沉甸甸的。

我执意不让妈妈送我,她就站在屋边一直看着我走远。将要转过山岭时,我向她挥挥手,已是不能成声。一个人落寞地在乡间的路上走,在另一座山腰,我回头向家的方向望去,在我刚刚挥手的那个路口,一个人影立着,是妈妈!我哽咽了一下,深吸一口气,向着她大声说:“妈妈,您回屋吧,春节我一定回来!”

“好,慢慢走啊!”

经过那两棵柿子树时,看见柿子仍旧好好地挂着。这时,在我眼里,它们已不再是风景,而是一树的红灯笼,照亮我的回家探亲之路,也照亮我未来的生活之路。或者,它们更像我的妈妈,那枯干的树枝就是她老人家为我们的成长熬干的身躯,而为自己遮风避雨的树叶已



一无所存，只剩那挂满枝头的红红期盼，那是她的心啊！充满了母爱，甜甜的，却又因老来寂寞而有一丝淡淡的涩。雨后的柿子上还挂着水珠，这不就是妈妈苍老的思儿泪吗？

我背上的包更沉了。

(成文于 1996 年)

诗意走过的父亲

父亲今年应该是七十八岁，可今天却是他的十周年忌日。

生前，父亲是一个山村木匠，一个无师自通的木匠。小时候常听别人夸父亲的圆器做得好，比如各种盆、桶、蒸饭的甑子、笼屉等。在农村，圆形是主要形状的生活用具。圆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，充满着想象和意蕴，也许这就是父亲的诗意在劳动中的体现吧。

大集体那会儿，父亲就一直在木工厂做活，不怎么会种地，很多家务活也是后来才学会的。母亲说，父亲直到三十多岁才学会推磨，以前，他不是动作不协调，就是把磨盘往反方向转。我想，以父亲的聪明，不至于学不会这种简单的劳动，他要么是想偷懒，要么是想向比他大三岁的母亲撒娇。

父亲内心很不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农民，他要我们叫他“爸爸”，而周围别的孩子都管他们的父亲叫“爹”。

烟、酒、曲，是孕育、展现父亲诗意的三位一体。

父亲从来不抽纸烟，他自己种山烟，自己制作烟叶。盛夏时节，楼上楼下、屋里屋外，到处晾晒着一绳一绳的烟叶，曲折来回，像一条条展开的巨人的草裙。父亲的小部分聪明也用在为自己吞云吐雾的准备工作上——他有很专门的工作台、用具、工作服等，全都由他自己设计、制作。小时候，我经常被父亲叫去帮忙整烟叶。三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仍然能隐约回忆起用排针划刺烟梗的动作要领和力度；也能记

起帮父亲收卷烟叶时，整绳的烟叶被父亲细心地卷成螺旋状，底部用麻袋裹紧，然后并排放在木架上，酷似一溜襁褓中的婴儿。父亲抽山烟太多，结果在六十五岁时肺部出了毛病。山烟孕育了父亲的诗意，也可能因之结束了他的诗意。

父亲爱酒如命，爱喝劲头很足的家乡苞谷酒，平均每天能喝一斤。门口竹林里堆满了父亲的玻璃酒瓶，破的是母亲生气时砸碎的，完好的则是父亲自己码放在那儿的。我从来没见过父亲醉过，因为他喝酒与众不同，不是把酒当酒喝，而是当水喝。他一次打五斤或十斤苞谷酒，放在堂屋的楼梯口。在老家农村，堂屋是手艺人的“车间”，也自然是父亲的“地盘”。父亲干一会儿活就上楼抿一口酒，平均每天上楼不下十次。在我们姊妹几个还小的时候，酒都得他自己去买或拿粮食去换。大集体消失后，一般有徒弟定期送酒给他，也有我们做女儿的轮流孝敬他。农村人生了女儿，就说是得了个“酒坛子”，父亲有三个“酒坛子”。

父亲很有艺术细胞。大集体时的农村在腊月、正月的农闲时节，都要耍龙灯、舞狮子、划旱船。父亲个子小，在前两项上没有优势，但打“白”（即说顺口溜、“四句子”等）、扮成小姑娘划船、玩戏龙的“珠”却是他的强项。二十年前的正月初六，身份还是我男朋友的老公第一次突闯我家，在门前谷场那层薄薄的雪地上，父亲就给他未来的小女婿表演了划旱船的身段、唱词和道白，让拘束、内向的老公一下子就放松了。去年回家，二姐还提起父亲教我们弹着舌头说话，这是从别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学到的，也无法用语言描述。二姐很继承了些父亲的艺术天赋，她曾女扮男装演艄公，唱腔圆润洪亮、即兴对白滑稽切题，在公社的文艺汇演中名声大噪。在父亲住过的卧房里，现在还挂着他请人做的竹笛、自己削的快板和年代久远的二胡。他曾经为了逗我们开心，用二胡模仿人说“你饿了没有”、“我还没有”等。在填饱肚子都成问题的年代，在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的偏僻山村，父亲带给了我们多少精神奢侈啊！